青樓夢/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七回　告父母鄒姚竭力　酬媒妁金鈕歡心

下一回▶

卻說鄒、姚二人為挹香去做說客，不多時已詣金宅，鐵山接見。敘罷寒溫，拜林道：「香弟今日到那裡去了？」鐵山便答道：「前幾天倒肯安心書館，自前日起始看他坐立不安，今日又不知往那裡去了。究竟他為著何事，二位賢姪可有些知道？」拜林道：「伯父聽稟。香弟前日與小姪說起，因為一事十分不樂，今特來稟明伯父，欲圖商酌。」鐵山道：「卻是為著何事，請說不妨。」拜林便深深的一揖道：「如此小姪直說了，望伯父勿責乃幸。」拜林這一副裝腔，倒使得鐵山狐疑莫釋，以為他與挹香幹了甚麼大錯事：所以這般著急。便道：「賢姪請說不妨。」

拜林道：「小姪本不敢冒昧而陳，實緣再不說明，恐累香弟性命，有關伯父的後裔，故特偕夢仙來與伯父懇情的。」

鐵山不悅道：「畜生幹了何事，望請直言。」

拜林道：「事雖不大，諒情總可與伯父懇情的。奈香弟性頗固執，意謂我不代陳，彼總心中惆悵。說了或者伯父容情，賞光姪等，他就可安心書館矣。若說了不允，他有些戇的，說甚麼為僧為鬼，情願取義捨生。伯父試猜一猜，看他究係為著何事？」鐵山道：「這畜生的勾當，莫非為花月場中的事麼？」拜林道：「知子莫若其父，一些不錯。

伯父索性猜他一猜，他為甚麼要為僧為鬼。」

鐵山暗想道：「這畜生心裡必為鈕愛卿之事。」便道：「畜生作事，瞞得我如聾瞽一般，我雖略為探聽，究未深悉，教我那裡猜得著。」拜林道：「香弟耽情花柳，小姪初亦不知。後來他自對我說，有一鈕愛卿小姐，十分眷戀，是巾幗中罕有之儔。據他說已通鴛牒，未有鴆媒。因娶妻必告父母，是以中心焦灼。小姪也曾勸過他幾次，他說捨生取義，視死如歸。設若雙親不允，情願短見亡身。這句話雖是他無意說出，然不測之虞，詎可不防。況癡男呆女，古今來亦復不少。小姪因香弟說得天花亂墜，曾偕他一訪其人。見這位愛卿小姐果然端莊流麗，穩重幽姻，絕無青樓習氣。為人極伶俐，女紅之暇，詩賦是他專門。若與香弟成了伉儷，不愧才子佳人。不知伯父大人意下如何？可許小姪做個現成媒人，成全了這段美事？」

拜林說罷，對夢仙丟個眼色，夢仙道：「林哥之言極是，伯父允了罷。一則賞了小姪輩的薄面，二則使香弟也好安心書館了。」

鐵山聽了二人說詞，又氣又笑，氣的是挹香不習上，笑的是千出許多奇事。「若說不允，倘若真有不測，我又是惟此一子，如何是好？」躊躇良久，便道：「承蒙兩位賢姪美意，我誠感佩不諼。所恨者畜生作事，瞞得我如聾瞽一般。我卻暗探聽，早有幾分知曉。」

拜林道：「伯父，這倒不好怪他。此原非正大光明之事，本不能自陳於伯父之前。今求伯父看小姪薄面，萬勿責他，讓他成了這件美事罷。」鐵山道：「賢姪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們雖非大族，卻是清白傳家。若娶水榭花筵之媳，難免旁人譏議，如何，何如？」

拜林道：「伯父勿慮。昔關盼盼亦彭城校書，後從張建封歸燕子樓中，傳為佳話。況這鈕小姐雖偶墮曲院，而其守身如太璞一般，賣文為活，從無苟且之情。自訂香弟後，已經兩載閉門辭客矣。」

鐵山被拜林一番唇槍舌劍，略有回心，便道：「據賢姪的意思，是要老夫答應的了？」拜林見鐵山載他身上，連忙道：「並非小姪必要伯父允許，不過這段佳話倒也罕有。且香弟性情固執，恐有意外之虞。」說罷，佯裝拭淚。

鐵山見拜林如此，心中暗暗稱贊他自己出清，日後好不至怪他。復一想，又是他們好意，便說道：「賢姪，我也聞古來癡男怨女，各殉癡情，往往怪父母之不諒。此達者之所以不遏阻也。況承二位美意，老夫自宜應允。但我要畜生努力芸窗，俟入泮後方始容得。倘不擷泮宮芹，教他莫望河洲荇。」

拜林見已允，便偕夢仙立起，深深的四揖，乃道：「既蒙伯父賞光，小姪當竭力以勸香弟用功便了。」遂告辭。

夢仙同至鄒宅，挹香見了，急問道：「其事如何？」拜林搖頭道：「不成，不成。」挹香道：「為什麼不成？」夢仙道：「成的，成的。」挹香道：「究竟成不成？」拜林道：「成與不成，間於兩大，你用功就成，你荒功遂不成。」

遂細述一遍。挹香方喜，遂作別回家。鐵山見了，自然責罰一番。挹香只要允許，況看愛卿面上，無不唯唯是命。

明日，至留香閣說明後，欲邀鄒、姚二人到來飲酒，以作謝媒之舉。愛卿稱善。於是寫了兩張名柬，往二處邀請。不一時二人俱至，挹香道：「歷蒙二君大力，美事得全。今日聊設一樽，以謝高情萬一。」拜林笑道：「這是必須要的。但少幾位侑酒人，如何？」挹香道：「前者院中所遇三美，卻是你的心愛，我去請來一敘可好？」拜林拍手稱妙。挹香即差人往請。頃刻間三美齊來，相見後與愛卿通了名姓，叢談久之。愛卿邀到園中聽濤樓飲酒，七人傳杯弄盞，逸興遄飛。挹香道：「林哥哥，我歷遍花筵，可稱歡伯了。自曩昔與你同仲英哥訪幼卿姐的時節，所識尚鮮，意欲遍訪名花，求一佳侶。曾幾何時，花圍翠繞，已遇三十三美。今日又遇月仙、珠卿、秀娟三位妹妹，已成都是春之數。又蒙愛姐如此情摯，豈非歡伯乎？」

拜林道：「香弟，你可見夢中『三十六宮春一色，愛卿卿愛最相憐』之句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應了卻難全信。」拜林道：「何故？」挹香道：「尚有秋蘭一人不在其中，倒反多著一人了。」拜林道：「不多。三十六宮春一色，是連秋蘭指眾美而說，愛姐主人，不在其內。只看末句，豈非超出於眾美之外，是個作主之人。」愛卿聽了，一些不解，便問道：「你們說甚？」挹香道：「如今眾美已全，姻緣已定，也不算泄漏天機了。」便將前夢陳明。愛卿始知姻緣天定，愈覺歡喜。

席上分曹射覆，行令飛花，至上燈時候。愛卿見拜林與珠卿十分眷戀，早猜著他的

心事，便笑道：「今夕我也要來做個媒了。三位姐姐家我去回復，你們三人也不要回去，各邀一美剪燭談心，未識可否？」拜林道：「好雖好，但香弟在姐姐這裡，只怕惟他不肯。」愛卿道：「我去說，不怕他不肯。」

拜林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愛卿即便去尋挹香，恰遇挹香於松陰之下，便道：「你在此做甚？」挹香道：「我在此看這個月兒十分圓好。你來做甚？」愛卿道：「為此月圓之夕，特來與你作媒。」挹香道：「你甫謝媒，為何又要做媒？」愛卿道：「並非別事，因見你們林哥哥與著珠卿十分眷戀，是以替你們三人做媒。」挹香道：「使不得。棄舊憐新，我金某決不幹此勾當。」愛卿道：「誰來咎你棄舊憐新？」挹香道：「即姐姐不咎，我總不可。」愛卿道：「今夕任你什麼法，我如月老一般，紅絲已繫定你的了。」挹香笑道：「姐姐紅絲本來繫定我的了。」愛卿紅著臉，打了一下道：「油嘴！」便扯挹香上樓，謂拜林道：「我向他說過了。」拜林色喜。

席散漏沉，愛卿命婢張燈，送拜林與珠卿入醉香亭，送夢仙與秀娟人劍閣中。剩月仙一人，愛卿謂挹香道：「你同月妹到海棠香館去罷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要到留香閣的。」

愛卿道：「那個說？」扯了挹香，不由分說的就走。挹香已有些醉意，一手搭在月仙肩上，一手挽了愛卿，步履欹斜，往海棠香館而來。愛卿送了二人入內，回身出，反扣其門道：「月妹妹，明晨會了。」言訖，飄然往留香閣而去。正是：

巢安翡翠春雲暖，吩咐梅花好護持。

明日，拜林起身，方知挹香果宿海棠香館，便往看之。挹香尚未起身，拜林以指在門上彈了幾彈道：「不要鴛牒頻翻了，少頃獅吼而來也。」挹香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蜂狂蝶戀，使我如斯。」說罷抽身，同至留香閣。適夢仙已在，用了點膳，方各辭別。三美亦辭歸院。從此挹香書館勤攻，咿晤不輟。

流光如駛，萬象更新，燕語鶯啼，別開麗景。挹香篤志功名，下帷勤讀。轉瞬杏花時節，學憲按臨，各文童四方來歸，靜候臨期院試。挹香賃了考寓，諸親朋都來送考。愛卿也盼挹香入泮，端正酒席以及三元湯、連貴湯諸物。挹香俱領了情，然後等候試期。正是：

天開文運求賢士，個個爭先望採芹。

未知挹香可能入泮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